

碑

黄国荣 著

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Stele

People's Liberation Army
Literature & Art Press



YZLI0890112585



碑

黄国荣◎著



YZLI0890112585

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碑/黄国荣著. — 北京: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, 2012.1

ISBN 978-7-5033-2356-0

I. ①碑… II. ①黄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— 中国 — 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242553号

书 名: 碑

作 者: 黄国荣

责任编辑: 余天宝

封面设计: 闫可钦

责任校对: 马 涛

出版发行: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40号 邮编: 100035

电 话: (010) 66531659

E-mail: jfjchs@126.com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A5

字 数: 350千字

印 张: 14

印 数: 1-20000册

版 次: 2012年1月第1版

印 次: 2012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033-2356-0

定 价: 28.00元

(如有印刷、装订错误,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)

目 录

第一章 天事 / 1

第二章 天职 / 51

第三章 天功 / 113

第四章 天情 / 157

第五章 天养 / 183

第六章 天君 / 208

第七章 天官 / 248

第八章 天凶 / 291

第九章 天政 / 341

第十章 天道 / 385

第一章 天事

1

摩步团上上下下邱梦山最瞧不起营教导员李松平。邱梦山知道犯上没好果子吃，但他就是瞧不起这个顶头上司，而且把这话告诉了指导员荀水泉。邱梦山瞧不起教导员不是李松平工作能力差，是李松平的老娘受儿媳气，哭着离开部队回了老家，李松平竟没管，邱梦山最鄙视娶了老婆不要老娘这种人。

十几天前，邱梦山跟岳天岚老师步入洞房，他惊讶自己跟岳天岚一做夫妻竟也把老娘给忘了！结婚后才知道老婆的好，那美、那快乐、那舒服，娘不可比。但他还是瞧不起李松平，老婆好归好，怎么能忘了老娘呢！

中午，邱梦山和岳天岚快活后，两个毫无羞涩地精赤着身子摊手摊脚仰在床上幸福地喘着，相望着笑。岳天岚侧身伸手摸起床头柜上的手表扫了一眼，转身温柔地央求，我走吧。邱梦山没动，一身疙瘩肉在热汗中淬了火上了油一般放着光，他眯起眼狡黠地说，再待会儿，我还要来一次。岳天岚脸上浮出一层无奈，她只好找托辞，下午学校要开会呢。邱梦山有点赖皮地否定，又不用你做报告。岳天岚努力找借口，我得布置暑假作业。邱梦山

侧过身来，伸手揽住岳天岚身子哄，一会儿我骑车送你，保证开会前把你交给学校。岳天岚拿食指抠弄着邱梦山胸脯上那块紫色胎记，胎记有半截拇指那么大，形状像只虎，暗紫色，记中长了一些绒毛。岳天岚拿手指一边拨弄着胎记里那些绒毛，一边心疼地劝他，日子长着呢。邱梦山不想放弃，只剩十六天了……

嘭！嘭！嘭！砸门声把两人吓了一跳，两人默不作声，不约而同拿眼睛和耳朵伸向门口。

岳天岚！部队加急电报！

斗室里刮起一阵旋风。邱梦山十分不情愿地来到门口，把门拉开一道缝，探头给邮递员送去一脸不高兴，仿佛是邮递员故意捣乱。邮递员不认得邱梦山，邱梦山什么表情与他无关，他拿电报当饵朝邱梦山扬了扬，邱梦山被钓出门外。邱梦山在邮递员那里签字接下电报，打开一看，“迅速归队”。四个字像四把锥子戳他的眼睛，他的脑袋本能地往后仰躲，脑子里呼地蹿出一串问号。

邮递员离开的脚步声把邱梦山从一堆问号里拉出来，他转身回了屋。岳天岚躲在蚊帐背后探头问什么事，邱梦山推门上锁，把电报扔桌上，三步来到岳天岚跟前，重又把她抱起放到床上。岳天岚心悬着，问是什么事，邱梦山说做完了再说。岳天岚估计发生了大事，这时候她当然只能迎合邱梦山。邱梦山像捞回亏欠一样疯狂地动作起来，床和蚊帐立即给他们当拉拉队，欢快地歌唱舞蹈起来……

这封电报让蜜月咔嚓中止。苟水泉搞什么搞！蜜月都不让度完，什么破事要拍这种电报！邱梦山一边嘟囔一边拧毛巾擦身子，一肚子牢骚。军令如山，别说新婚蜜月，死了娘老子都不行。岳天岚拿过旅行包帮邱梦山整理衣服，电报是个谜，弄得岳天岚心里有点乱。会是什么事呢？邱梦山说或许连里出了大事，鸡毛蒜皮谅苟水泉不会拍这种加急电报，要不就有紧急任务。岳天岚异想天开地胡猜，她想到了打仗。邱梦山笑她天真，他倒是真想上一回战场，

可他们战区的任务是驻守海防为津京看大门，跟谁打？

岳天岚小鸟依人般恋恋不舍，作为丈夫邱梦山有了一份责任，很过意不去地软下声跟她话别，他没时间去跟岳父岳母告别，让她跟爸妈好好解释。爹娘那里，他到部队后再给他们写信。他直接去汽车站，赶晚上那趟火车，不能送她去学校，她也不必去送他。岳天岚昂起头，说她一定要去送他上火车。声音不大，脸上那表情却坚决得像把锁。邱梦山新鲜地看着岳天岚，发现她杏眼里有东西在里面一动一动闪亮，那闪亮的东西真厉害，邱梦山一遭见，心里像钻进一条毛毛虫，那毛毛虫专挠他的心尖尖肉，挠得他心里好酸，酸得他浑身疙瘩肉都松软。他急忙把话收住，再要说什么那闪亮东西准噗噜噜滚出来。火车站在邻县，要乘两个钟头汽车。大热天，邱梦山不想让岳天岚再受累，晚上九点才上火车，深更半夜，再让她一个人孤单单往回返他不放心。邱梦山只好放低声劝她，不方便，别去了，也没跟学校请假。岳天岚主意已定，让他拿自行车带她先去学校，请完假再上汽车站。

邱梦山像重新认识岳天岚似的看着她，其实他们相互间真还很陌生，三年恋爱除了见过两次面，再就是一百二十二封信，再没其他交往了。岳天岚的小嘴噘着，眼里的晶亮又在邱梦山心里挠了一下，挠得他好酸好酸，他只好拉起岳天岚的小手，两人一起出了门。邱梦山蹬车驮着岳天岚，嗖嗖嗖先到县中请了假；再嗖嗖嗖到百货商场，买了十斤奶糖、两条烟；然后嗖嗖嗖到了汽车站。

2

邱梦山和岳天岚坐长途汽车赶到火车站时背心都湿了，离开车时间不到半个小时了。邱梦山站门口往里看，售票室里密密麻

麻挤着一片后脑勺。

售票室里涌出的热浪，气味比厕所里空气好不到哪去。邱梦山拉岳天岚避开口，让她在外面看着行李。有军令在身，邱梦山没法学雷锋了，他侧起肩膀，拿出军人真功夫，一气攻到窗口。邱梦山先递上加急电报，再送上军人通行证。

邱梦山冒着汗回到岳天岚身边，遗憾地告诉她只弄到一张硬座。岳天岚却很庆幸，还是军人好，换了老百姓肯定买不上票。邱梦山买了站台票，什么也顾不得了，提起旅行包，拉起岳天岚，立即进站上车。

岳天岚让邱梦山一到部队就给她写信，告诉她是什么情况，免得她挂心。邱梦山让岳天岚一放假就到部队去休假。岳天岚担心连队里没地方住，邱梦山告诉她连里有小招待所。

两个人正情意绵绵难舍难分，岳天岚突然尖叫起来。邱梦山这才发现站台上人在往后移，火车已经开动。邱梦山拉起岳天岚的手拼命往车门口挤，乘务员恰锁好车门刚拔出钥匙。

下一站是益州，一百多公里。下车后也不知有没有火车往这边来，即使有车也不知是几点，回到这里也没汽车了，上哪去找旅馆住？岳天岚急得双手抓着邱梦山跟孩子一样跺脚，怨他只顾说话不顾车。邱梦山一点没着急，他当机立断，让她干脆提前休假一起去部队！岳天岚说不服自己，学校还没放假，她也没请假，自行车还在县汽车站，也没带换洗衣服，送丈夫下不了火车，学校同事知道了会落下话把。这些在邱梦山这里全是鸡毛蒜皮，核心问题是不能把老婆一个人丢在半道上不管！岳天岚还是犹豫。邱梦山让她放心，一下火车他就先给学校打电报请假，跟学校说她一个人到部队休假路上不方便，他临时有紧急任务要回部队，决定提前几天一起同行。然后再给岳天岚弟弟打电报，让他去汽车站把自行车扛回家，换洗衣服立即找商店买，邱梦山三下五除二把问题全解决了。岳天岚也不再反对。

邱梦山一走下火车就闻到了火药味。

这趟车下来了不少军人，一个个行色匆匆，下车就相互打听情况。邱梦山本能地反应部队有紧急军事行动，但他没像他们那样一惊一乍，回到连队全见分晓。邱梦山和岳天岚先奔车站邮局给学校拍电报补假，再乘公共汽车去了百货大楼，给岳天岚买了换洗衣服，再找餐馆吃饭，然后踏踏实实奔汽车站乘公共汽车回部队。

部队大院里人来人往，脚步匆匆，却又看不出在忙什么。邱梦山没急于去了解任务，先得安顿岳天岚。一踏进军营邱梦山便成了连长，走路两脚生风，岳天岚小跑才跟得上，她也没空再提疑问。

连队招待所小院在这大院尽头的西北角，小院里四间房都空着，除了风声和虫鸣鸟叫，这里没一点人气儿。邱梦山疑惑着把旅行包放到第二间屋门口，他让岳天岚在门口等一会儿，他去拿钥匙。陌生让岳天岚胆子变小，她拽着邱梦山的胳膊要跟他一起去连队。邱梦山自然不能带她去连队，他只能哄她，军营里一窝子兵，女人在兵们面前太显眼，营区绝对安全。岳天岚只得央求他快去快回。

荀水泉闻声拍着巴掌迎出门来，邱梦山问他是什么紧急任务，荀水泉做了个端枪动作，说赴边疆参战。嘿当！这话几乎把邱梦山砸晕，他傻在那里一时不知说什么好。他估计到了演习，估计到了救灾，估计到了抢险，估计到了出大事故，千估计万估计，没估计到上战场。岳天岚反猜到了，他还笑她天真。邱梦山在心里跟自己别扭起来，作为军事干部，判断失误不是一般错误，是失败。

要是在战场上判断失误，必打败仗。一时间，邱梦山惭愧得心里发慌，慌得手都不住地颤栗，他从来没有过这种感受。他想到自己整天研究《孙子兵法》，还总在连队军事课上显摆，强调军人军事才能集中表现在判断上，司马懿中诸葛亮空城计、马谡失街亭、关云长败走麦城，都是判断失误所致。结果自己对这种重大军事行动居然判断错了。他不甘心，竭力为自己辩护，跟荀水泉说，上级这个决定，太不合逻辑！边境在数千里之外，大仗早打过了，剩下收复零星失地这么点小仗，竟要调动咱们军，这不是杀鸡用牛刀嘛！

邱梦山这牢骚让荀水泉惊骇，怎么可以说出这种消极话呢？军令如山，人家占着咱领土，还在残杀咱边民，一连之长怎么能抱这种情绪呢？他荀水泉要是动歪心思把这些话捅上去，你邱梦山吃不了得兜着走。尽管荀水泉跟邱梦山并不那么哥们，但他们毕竟是同乡，一个车皮拉到部队，又同年考入陆军学院，再一同回到摩步团，三调两弄两个凑到一连成了搭档，荀水泉比邱梦山大一岁，说起来是哥，他没那么坏。再说现在要一起上战场了，就要一道去同生死共命运，他不能这么做。荀水泉比邱梦山多参加了几次会，知道的比邱梦山多，他立即警告他，让他别再信口乱说，这是总部决策。国家国家，国和家一个道理。你想安居乐业，可有他一天到晚在你门口叫骂，今天砸你窗户，明天往你屋里扔黑石头，你能不管？我国正在改革开放搞经济建设，但没有安定环境，改革建设怎么搞？既然他们已经以我们为敌，那就打吧！谁怕谁啊？部队多年没打仗了，让各部队上战场淬淬火，哪去找这种练兵机会。荀水泉虚张声势地指着嘴上两个大水泡让邱梦山看，说这两天他已经急得鸡头乱旋，他能按时归队，他心里就踏实了，得赶紧商量战前训练誓师大会，再拖要挨批了。

邱梦山没把荀水泉这些话听进去，别扭仍悬在心头，这个弯拐得急了，也太大了点，差不多把他甩出轨道，他那心思一时没

法收回来，他有口无心地应付着，说再急也得容他先把老婆安顿下来啊。荀水泉又惊得嘴张成了城门，怎么把老婆带来了呢？荀水泉明明在埋怨邱梦山。邱梦山心里本来就别扭着，荀水泉这话更是火上浇油。他反问，老婆不能来吗？老子蜜月才度了一半！荀水泉没法顾及老乡面子，他说，干部战士一律停止探亲休假了！临时来队家属也都动员回了家，你这时候把老婆带来不是反其道而行之吗？邱梦山那脸一下拉成驴脸，谁也没通知我不准带老婆来部队！怎么着，现在就打票让她回去？

荀水泉毕竟是指导员，事情的轻重缓急他明白，上战场是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，岳天岚来队是小事，他们之间不能为这小事顶牛。他立即换了口气，先不说这事，不知不为过，人既然来了，赶快去安顿。他特别嘱咐，参战这事对外还没公开，千万不要告诉老婆。安顿好了赶紧回来商量誓师大会，下午一定得搞，不能再拖。

通信员唐河扛着被褥蚊帐在前，邱梦山提着两暖瓶开水在后，一路上他心里仍别扭着。当兵当到连长，他从来没这么别扭过。这么个边界小仗，居然要调北方部队去南方作战，他怎么也不理解。蜜月才一半，好不容易把老婆拽来部队，屁股还没搁到板凳上就要让她回去，这话怎么说出口！邱梦山没法把自己这别扭表现给岳天岚看，进屋就跟唐河把两张单人床拼成一张双人床，借口荀指导员有急事等他商量，让岳天岚跟唐河慢慢整理，没等岳天岚回应，他拔腿离开招待所回了连部。

李松平电话追到一连，查问邱梦山归队没有。荀水泉赶紧报告连长已经归队，李松平要邱梦山接电话，荀水泉没法隐瞒，如实告诉教导员连长把老婆带来了。李松平当即发了火，都要上前线了，还新婚蜜月！脑子里有没有政治？让她明天就走！荀水泉没法给邱梦山顶这雷，只能和稀泥，领导这头不能抗，先点头应下再说。荀水泉刚放下电话，邱梦山进了屋。

搞什么搞啊！邱梦山进屋接着牢骚。自从邱梦山知道荀水

泉把他瞧不起教导员这事捅给李松平之后，邱梦山就不断在苟水泉面前发牢骚，你不是爱打小报告嘛！那我就给你丰富素材。苟水泉自认自己这事做得不够老乡，为跟领导密切关系，一时没管住自己的嘴，后悔也收不回说出去的话。邱梦山开始并没在意这事，敢说就得敢当。再说和平时期，在上级领导面前给竞争对手上点眼药，家常便饭。问题在李松平，他竟因此对邱梦山另眼看待，小鞋虽还没找着机会给邱梦山穿，但对邱梦山时刻都在鸡蛋里挑骨头，凡事只跟他公事公办，这样邱梦山跟苟水泉两个怎么能尿到一个壶里？

苟水泉还是很念老乡情，他也就是想跟教导员拉点近乎，并没想要害邱梦山。两个心知肚明之后，苟水泉在邱梦山面前就再硬不起来，眼下这事他夹在李松平和邱梦山中间好为难。现在是非常时期，发不得牢骚。苟水泉赶紧软着口气劝他，这种牢骚千万别在兵们面前乱发。说实话，岳天岚来得不是时候，领导绝对不会满意，再要牢骚就真成了问题。苟水泉这话又呛着了邱梦山心里那别扭，他估计苟水泉又把这事捅教导员那儿去了。他盯着苟水泉问，你汇报了？苟水泉坦白是教导员追来电话查问。邱梦山问，教导员损我了是吧？苟水泉摇头说，只是提醒要注意影响，干部战士都停止休假了。苟水泉怕事情闹僵没说实话，可他越这么说，邱梦山越肯定教导员在背后算计了他。邱梦山呼地拉椅子坐下，气哼哼地说，你以为我想带她来啊，是她送我上车，火车开动没能下了车！苟水泉借机放声大笑，夸张地缓和气氛。肯定是你小子搂着人家难舍难分耽误了下车是不是？邱梦山没不好意思，继续牢骚道，她招谁惹谁了，做新娘子连蜜月都度不成，领导要这么算计部下，我现在就请假送她去火车站，今晚就打票让她回家！她要想不开，骂就骂，吵就吵，大不了离婚算球！邱梦山这么说反将了苟水泉一军，他知道邱梦山这牛脾气，力可以出，汗可以流，委屈不能受。他急忙假装生气地说，不就这么一说嘛！上

前线这事对外还没公开，岳天岚刚到，立即让她走，你怎么跟她说呀？邱梦山本来就没想好主意，荀水泉这么说，他借机就坡下驴。你是指导员，这事归你管，让她哪天走你定，我不管了。

邱梦山扔给荀水泉个烫手烤地瓜，接不得扔不得，眼下誓师大会是燃眉之急，他只好把岳天岚这事搁一边，先商量大事。他说军、师、团、营党委会都开过了，战前动员全面铺开，一个月临战训练，一个月之后开拔前线，誓师大会其他连队昨天就搞了，单等邱梦山回来，他想下午务必把它搞了。邱梦山压下心事，拿出本子，把混乱思绪暂先裹起放到一边，认起真来听荀水泉介绍情况，荀水泉却停了话。

邱梦山问他怎么不说了，荀水泉说主要精神就这些，细说得一天，誓师大会教导员已经催了三遍。邱梦山很不满意，平日说事婆婆妈妈没完没了，动真刀真枪了，反倒三言两语。荀水泉解释，形势啊、意义啊、思想转弯啊、现实问题啊、要求啊，那都是誓师大会动员内容，现在就不浪费时间了。邱梦山问干部战士都回来没有，荀水泉说，只差你那宝贝弟弟一个了。

石井生长得像邱梦山一点不假，两个人不光个头相当，脸面、嘴、鼻子、眼睛哪都像，说他们双胞胎没有人不信。邱梦山当兵早，石井生当兵晚，别看一个是连长，一个才是班长，其实邱梦山只大石井生三岁，团长都把他们俩给搞混过。去年搞连战术考核验收，说好下午一点半开始。团长带着参谋长、作训股长准时赶到战术训练场，结果除了一个哨兵，阵地上再不见一人。团长火了，走过去责问哨兵。来到跟前，见是邱梦山头戴钢盔背支冲锋枪在站岗。团长真来了气，问他搞什么名堂？想拿考核验收开玩笑？哨兵立即向团长敬礼报告，说我不是邱连长，是三班长石井生。团长定睛看，才发觉眼前这人穿着士兵服，这才问，你跟连长是双胞胎？他人呢？石井生说，报告团长，连长率全连已经在等待团长验收。团长抬眼望，山野一片寂静，突然一声哨

音骤响，全连各班从山野沟谷各处平地冒出跃起列队，邱梦山向团长报告，第一个课目伪装隐蔽完成。团长笑了，说你小子跟我打这埋伏。从此全连都说石井生是连长弟弟。邱梦山瞅着也觉得很有意思。石井生是孤儿，没爹没娘，也没兄弟姐妹，他们还是同乡。邱梦山说正好没弟弟，白捡个也不错。

邱梦山问石井生上哪了？荀水泉对石井生一直有看法，说邱梦山头天走，第二天村里来了电报，说他爷爷去世了。邱梦山皱了眉头，问拍没拍电报催。荀水泉借机埋怨，电报同一天统一拍了，就他没回，平时惯坏了，关键时刻瞪不起眼来，这类人是下一步思想工作重点对象。邱梦山明白荀水泉是说话给他听，他没计较，问誓师大会想怎么搞，荀水泉说誓师大会主要是造声势鼓士气，能把气氛搞上去就行。他先传达上级命令，然后做思想动员，接着由一班长倪培林代表一班向各班发起挑战，各班再应战表决心，挑战应把气氛扬上去后由邱梦山布置战前训练任务，最后集体宣誓。荀水泉说得胸有成竹。

邱梦山说不清为什么对荀水泉的这个计划打心里反感，以往不管荀水泉搞什么教育他从来不管，荀水泉爱怎么搞就怎么搞。今天他认真听了，听完之后感觉还是那一套，他一时又不知怎么搞才好。他没吭声，站起来倒了杯水，喝了一口，又坐了下来，端着杯子愣神。荀水泉急了，说行不行你说句话，教导员等着回话，不敢再拖了。邱梦山没管荀水泉着急，他只顾喝水，又不像渴，倒像在品茶。荀水泉发觉邱梦山结婚结变了样，过去他干什么都快刀斩乱麻，要上战场了他反蔫了，估计还在为老婆这事闹别扭，于是他大包大揽，说一切都他来办，他只要布置战前训练任务就行。邱梦山没睬他，他不慌不忙地放下杯子，竟把荀水泉这方案给否了。

荀水泉觉得邱梦山情绪闹大了，他真诚地劝邱梦山可别在这时候闹情绪，要注意影响。打仗这事，谁敢消极？这是政治，

千万别拧着来。誓师大会已经落了后，官兵们思想已经波动起来，如果再不及时收拢，人心不知会散成什么样，等心散了再搞，麻烦就大了。这会要是再拖，不消极也是消极！邱梦山不高兴了。谁消极啦？我认为这么搞不行就是消极吗？荀水泉真急了，我这么搞不行？那怎么搞行你说啊？邱梦山站起来一本正经地说，你没打过仗，我也没打过仗，但我知道打仗不是流血就是掉脑袋，嘴上说出花来不顶屁用，要来真家伙，不能再搞虚头八脑这种事，这个时候再糊弄人，等于拿性命开玩笑。荀水泉急了眼，我虚头八脑，你真干实干，那你说啊！邱梦山说，我还没想好。荀水泉说，今儿下午一定得搞，咱要再拖到明天，搞得天好，也得挨批。邱梦山扔下小本儿说，下午搞可以，怎么搞，我再想想，一个小时后，我告诉你。

4

小屋里静得像囚室，静得让岳天岚无聊。她似乎被撇到了天涯，锁在了海角。一间十几平方米斗室，除一张拼床、一张三屉桌、两把椅子，屋里再没有任何东西。活儿都让唐河给干了，岳天岚一个人在小屋里无事可做，没电视，也没收音机，连张报纸都没有，她只能面对白墙犯傻。

岳天岚没事找事，想给学校领导写封信，可没笔也没纸，信也写不成。想到连里找邱梦山，又怕邱梦山不高兴，他说过不要随便去营房。岳天岚头一次感到无聊会让人这么难受。

岳天岚只能盼邱梦山早点回来，越无聊，越急，时间过得越慢，她一分一秒挨到十一点钟，邱梦山仍没回来，岳天岚积了一肚子气。他回家那些天，她顿顿变着花样给他做饭，他爱吃什么就做什么，上班天天大中午顶着烈日从学校赶回家陪他亲热。她到这里，竟这么晾她。紧急训练任务，再紧急饭总得吃啊？岳天

岚不光气，突然尿急起来，她不知道厕所在哪儿，也不知道军营里有没有女厕所，她快憋不住了。

岳天岚在院里转一圈，没发现厕所，走出小院，大院里都是一排排营房，她只好回到屋里，想用洗脸盆解决。岳天岚正要插门，唐河在院子里叫嫂子，岳天岚羞得满脸通红。

唐河送来了两个馒头，一份醋熘白菜和一份韭菜炒鸡蛋。岳天岚不解地问唐河，他呢？唐河说，连长不回来吃了，下午要搞誓师大会，需要什么跟我说。岳天岚没法再不好意思，再不好意思要闹洋相，她很不好意思地问唐河军营里有没有女厕所。唐河非常抱歉，倒像全是他的责任，他抱歉地解释，这里没有专用女厕所，小院后面有个小厕所，不分男女，可以插门。饭菜要凉了，让她快吃饭。岳天岚不住地点头，让唐河也快去吃饭。岳天岚目送唐河走出小院门，立即冲出小屋，跑向小院后面……

岳天岚解决了尿急之后，乏味地啃着馒头。小屋门突然咚地被推开，岳天岚吓一跳，扭头看是邱梦山。岳天岚还没来得及把怨气酝酿出来，人已经被邱梦山抱在了怀里。岳天岚嘴里还嚼着馒头，呜噜呜噜说她还没吃完饭。邱梦山急三火四，一边抱岳天岚上床一边说，待会儿再吃，下午要开誓师大会……岳天岚笑着说，你这是偷袭。邱梦山说，这叫忙里偷闲见缝插针，速战速决……

5

中午，兵们午睡正酣，唐河把哨子吹得尖厉刺耳，一长两短，长尖短促。新兵怕号，老兵怕哨。军号动静虽大，但那是正常作息信号；哨子声音虽小，却是临时信号，临时信号多半是因有意外紧急情况。哨音一响，一班长倪培林和老兵徐贵平腾地弹起，新兵彭谢阳傻头傻脑还躺那里眯着眼悄声问徐贵平，正睡午

觉吹哨做什么？徐贵平看彭谢阳那傻样，一边麻溜穿戴一边捎带幽了他一默，说是不是吵醒你了？没什么大事，连里搞紧急集合，你要是想参加就起来，要是不想参加就继续睡吧。彭谢阳一听紧急集合，立即惊叫，他胶鞋洗了还没干，穿个裤衩就往屋外跑。倪培林一嗓子把他吼住，让他先打背包，出去再穿鞋。彭谢阳只好乖乖地回来捆背包。老兵们已经千锤百炼，战斗动作熟练有序，穿衣、叠被、打背包、水壶、挎包、腰带，一件件按序飞快上身。新兵们乱了套，有人找不着背包带，有人找不着袜子，有人打了背包忘了备用鞋，有人背了水壶挎包丢下帽子，有人不停地问老兵，不断地挨老兵训……

石井生背着旅行包悠悠荡荡、郎里郎当走进连队操场，耳朵也遭遇了尖厉哨声。一听那哨声他就知道是唐河这小子在显能，哨声短促、尖厉、刺耳，别人吹不出那动静。石井生条件反射般加快步伐。拐过墙角，他发现连长和指导员全副武装，背着背包，兵马俑一般塑在宿舍门前。石井生不由自主地加快脚步。连长！指导员！我回来了！搞什么呢？石井生一边招呼一边习惯性地把手伸进裤袋里掏烟。

紧急集合！邱梦山这声吼砸着了石井生那只手，手伸进了裤袋但没能掏出烟来，他看连长指导员那神态，立即收紧腿肌，嗖地冲进一排宿舍。

一班长倪培林头一个冲出宿舍门，邱梦山和荀水泉同时把目光一起投向倪培林，这小子干什么都精明，背包打得紧，形也好看，背包带三短压两长，备用鞋鞋头鞋跟颠倒对置——规范；水壶挎包腰带军帽，着装整齐，东西齐全。荀水泉眼睛里全是赞许。

邱梦山对倪培林发话：军械库领武器！倪培林感到意外，武器与兵一直分离着锁在军械库，紧急集合怎么要带武器？他心里犹豫着奔向军械库。